

神學院是活力差傳的訓練伙伴

曾景雯

一、引言

1990年代，華人教會和信徒對差傳和宣教工作的認識及參與，已經大大提高，而從二十一世紀的華人宣教趨勢所見，投入宣教行列的人數繼續增加。香港差傳事工聯會最近的研究顯示，除了宣教士人數增加外，辭職和退出宣教工場的人數也相當高，這情況與全球宣教士比例相似，故宣教界很關注這個問題，及研究它的實況。¹

我們需要考慮，當信徒要回應神的呼召與帶領時，只靠宣教心志是否已足夠？他們應該怎樣裝備自己，才能成為有果效和委身的宣教士？昔日與今日的世界已經不同，全球的情況與趨勢，無論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宗教等都不斷轉變。究竟哪一類的神學訓諫或宣教訓練，最適合裝備宣教人才呢？

這些都是實際與重要的問題。神在聖經啟示祂是一位差傳的神，祂選召亞伯拉罕和以色列作祂的子民，差遣全體民族到萬邦為祂作見證，雖然他們失職，但神沒有改變祂的旨意，差派士師和先知勸誡他們歸正和持守祂的真理。直至新約時代，神又差遣耶穌基督到世上，道成肉

¹ William Taylor, ed. *Too Valuable to Lose: Exploring the Causes and Cures of Missionary Attrition*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1997).

身，融入猶太人社會傳揚天國的福音，實現神的救贖計劃。因此，耶穌受難、死在十字架上、復活和升天是要完成祂來世間的使命，賜給信祂的人救恩和永生的盼望。

神顯示祂的宣教心意，不單藉著基督拯救人，更將「人與神和好」的信息和職分託付門徒，他們以基督使者的身分勸人與神和好（林後五18～20），為這緣故，耶穌親自訓練祂的門徒。父神怎樣差祂到世上，祂照樣的差遣門徒往普天下，傳福音給萬民（可十六15；參約十七18，二十21；太十八18～20；路二十四47～48；徒一8）。如同以色列選民一樣，耶穌交託祂的使命給門徒，教會整體應該承擔神的宣教使命（missio Dei）的責任（參彼前二9～10；出九5～6）。有學者強調教會的本質就是宣教，²在社會與世界中見證唯一的真神與真理。

近年不少學者、差傳領袖與牧者都再思教會、宣教士、差會與神學院之間的互相關係。華人教會與差會一般都關注差傳鐵三角——教會、宣教士和差會（神學院只提供神學訓練，並不歸納差傳之關係）。傳統神學訓練觀念認為其主要目的就是培訓教會的牧者，所以很少華人神學院設有差傳課程。從整體的分析與反思這問題，鄭果牧師和筆者分別於同時間提及不應該再忽略神學院在差傳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實，神學院與教會、宣教士和差會有密切和互動的關係。同樣，唐榮敏牧師和溫以壯博士也採用另一個方式澄清這四方面之間的關係和角色。³

² 布勞·約翰著，賴英澤譯：《教會的宣教使命》（台北：東南亞神學協會，1964）。

³ 鄭果：〈再談差傳鐵四角〉，《大使命》第37期（2002年4月），頁31～32；曾景雯：〈差傳四柱關係〉，《建道通訊》第127期（2002年4月），頁10；唐榮敏：〈立體差傳鐵三角—教會、宣教士、差會、神學院〉，《使命教會》第3期（2003年1月），頁1～3；溫以壯：〈差傳「角錐體」〉，《建道通訊》第135期（2004年4月），頁4～5。

另外，資深宣教士、宣教學家 (missiologists) 及差傳領袖，在研究和分析宣教士辭職或退出宣教工場的因素時，強調神學院與差傳之間的關係和角色相當重要。其實，宣教士的裝備是要他們先主動投入教會的生活與事奉，再接受神學院和差會的訓練，並了解這四方面對差傳與宣教有互動的影響。⁴

我們能從聖經了解耶穌怎樣訓練祂的門徒，裝備他們來延續祂的工作（約十四12），聖經也幫助我們研究及思考神學院如何成為活力差傳的訓練伙伴。

二、耶穌的活力訓練

當時猶太教領袖和拉比並沒有親自揀選自己的門徒，乃是門徒主動的尋找他們作導師 / 師傅，如保羅跟從迦瑪列受訓練一樣。相反，耶穌選召十二個門徒，說明凡跟從祂的，心裏必須準備捨己、願意委身受苦，及放棄追求自己的欲望來與祂同行受訓練（可八30）。十二個門徒接受了三年的實驗性學習 (experiential learning)，包括生命的塑造 (being)、知識的操練 (knowing)，及行動的實踐 (doing)。

(一) 生命的塑造 (being)

群體生活是一個實際的挑戰，十二個使徒來自不同家庭、工作背景及文化，其中有漁夫、稅吏、奮銳黨等，他們各有個人的性格和教育水平。耶穌要塑造他們的品格，讓他們學習彼此相處與合作，彼此接納，操練謙卑與愛心待人，增強他們的人際關係技巧。

⁴ Margaretha Adiwardana, "Formal and Non-Formal Pre-field Training: Perspective of the New Sending Countries," in *Too Valuable to Lose*, ed. W. Taylor, 207-15.

彼得本來是很衝動的人，容易失去信心（太十四 28 ~ 31；路二十二 33 ~ 34），耶穌替他改名為磯法，要磨練和塑造他的品格，使他成為活石和教會的重要領袖（約一 42；太十六 18）；約翰與其兄弟雅各容易判斷不服的人（參路九 54），渴望得到尊榮（可十 35-39），但耶穌培育他們，使他們願意謙卑與忠心的事奉祂；稅吏馬太從貪錢財的人，改變為愛神愛人的傳福音者；多馬的心態是容易猜疑，耶穌堅固他的信心，改造他成為復活基督的見證傳道者。門徒各自都有不同的弱點，又不客氣的爭論誰為大，盲從猶太人習慣輕視撒瑪利亞人和小孩子（參約四 9；可九 13），可是耶穌訓練他們的信心，如小孩子般來跟從祂（可十九 33 ~ 37），並以祂為榜樣，學習以僕人的心態服事人（路二十二 24 ~ 27；約十三 14 ~ 17），以彼此相愛的心與生命為祂作見證（約十三 34 ~ 35）；教導他們放下種族歧視，像祂一樣向撒瑪利亞社群傳揚福音（約四 9 ~ 42；徒八 14 ~ 17、25）。

品格的磨練與成長，也同時塑造靈命、改變門徒的生命和事奉心態，及擴闊他們對種族的觀念。耶穌突破傳統猶太教的信仰與習慣，叫他們培養親近神的祈禱生活，改變禁食和祈禱的意識與方式，從耶穌身上學習如何與父神建立密切的關係，並從禱告中得到屬靈的力量（可九 28 ~ 29；太十七 19 ~ 20）。門徒從耶穌的榜樣中懂得建立屬靈的基礎（spiritual foundation）和屬靈的資源（spiritual resources），裝備他們靠著聖靈去委身與順服神，迎接各方面的挑戰，在事奉上能積極和成熟的面對困難和苦難，並且存剛強壯膽的心去應付逼迫及拓展開荒工作。

作為門徒的屬靈導師（spiritual mentor），耶穌關注他們個人與靈命的成長，教導他們怎樣面對屬靈爭戰。當彼得開口承認耶穌就是基督時，尚未醒覺撒但也同時引誘他，阻止神的旨意成就（可八 27 ~ 33），耶穌提醒他要謹慎，因為撒但想要得著他，其實耶穌早已為彼得禱告，祈求神保護他（路二十二 31）。耶穌也勸勉門徒不要像屬世貪慕虛榮的領導人般，乃是要學習怎樣作屬靈的領袖，以及服事神和服事人的心

態，目的是要他們積極以身作則教導歸信耶穌基督的人，如何禱告、看重神的國和活出祂的旨意（路二十二 24～30；太六 10）。

（二）知識的操練 (knowing)

耶穌時代，猶太教著重在會堂和聖殿教導學生，但耶穌卻採用另一個模式—社區成為祂的課室 (community as the classroom)。知識的培育並沒有與生命及靈命塑造分界，從知識操練中，反省和默想生命和靈命，又具體的活出真理。無論是八福或是比喻的教導，耶穌都挑戰門徒追求真理，不讓他們的追求停留在學術或知識的層面，乃要改造他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要他們深刻的明白生命的意義，擴闊他們的視野，從神的角度看事物，和了解別人的需求。

這樣的知識操練使門徒確信耶穌就是歷代先知所預言的彌賽亞，神所差遣的救主（約壹一 13；約二十 31）。

門徒經歷耶穌充滿權柄的教導，與猶太教領袖所教導的大有分別。神從歷史啟示祂的主權，門徒也需要明白三位一體神的奧秘。基督施行神蹟奇事，治病與趕鬼，顯示祂的主權及祂是生命的主。雖然神有無限的恩典與慈愛，但祂也是審判者。耶穌指明聖靈在人心裡的工作，激發人對罪的醒悟，需要悔改、認罪、信靠基督才能得救。

雖然猶太人是神的選民，但他們不能靠此身分得救，只可以憑信心、靠著耶穌基督，才能得到救恩和永生的盼望。不信耶穌基督的人就會喪失，因此，耶穌教導門徒要迫切的向他們傳悔改的福音，但福音工作不只限於本族，更要傳給萬民（路二十四 47）。這挑戰門徒不能再存有我群為中心的意向 (ethnocentrism)，乃要學習跨越對種族的歧視或偏見，將福音也傳給其他民族。

（三）行動的實踐 (doing)

耶穌著重訓練門徒實踐知識的操練，他們的生命要轉向「得人如得魚一樣」（可一 17）。在三年的訓練中，他們有不少實習機會，耶穌差

派十二個門徒到社群中，授權他們如祂一樣傳天國的福音、趕鬼和治病，及行神蹟奇事（路九1～6）。耶穌也訓練了另外七十個門徒，同樣授權和差派他們到各處傳天國的福音、治病和趕鬼，因為莊稼多工人少，需要他們參與這重要的福音工作（路十1～12，17～20）。門徒從耶穌身上學習將整全的福音傳給有需要的人，當面對屬靈爭戰時，他們在基督裏勝過撒但的經歷，就能操練他們更有信心事奉神。

耶穌親自帶領門徒拓展開荒工作，雖然當時工作的重點是以猶太人為主要福音對象，但其實耶穌沒有排除任何接觸外邦人的機會，他到撒瑪利亞社區向當地民族傳福音（約四4～42）、治好百夫長的僕人（太八5～13），又治好迦南婦人被鬼附的女兒（太十五21～28）。這漸漸擴闊門徒的眼界，懂得於五旬節後拓展跨越文化的福音工作，而不只局限於同胞的福音需要。

更重要的是，耶穌升天前託付門徒的宣教使命，是要他們使萬民作主的門徒。當他們傳福音時，必須繼續門徒訓練，教導信徒遵守一切主所吩咐的。

從耶穌的活力訓練中，神學院可以反思現有的訓練模式。學生或準宣教士要先主動認識自己在主內的身分，認定神的呼召和聖靈的引領，願意接受訓練，裝備自己為主工作，否則可能有機會像猶大，因出賣耶穌，生命面對極大的失望和失敗。同時，也不可忽略實際的學習，不單追求學術或學位，更要積極的以生命委身奉主。

三、神學院的活力訓練

面對時代的轉變，神學院已提高學術標準，這種訓練固然重要，但要留意過分著重學術，而忽略了實踐。為此，有些人認為神學院不適合訓練宣教士，原因是恐怕培育出一些只著重理論與擁有高等學術能力，而不能實際的投入宣教工作的人。又有些人認為最理想是創辦宣教訓練中心(missionary training centers)或宣教訓練學院，才能提供更全備和實際的宣教訓練。

面對二十一世紀的宣教訓練，有些學者與差傳領袖強調由神學院提供宣教訓練是有利的，學生可以在當中學習將聖經、神學、教牧學、基督教等課程互相連結和整合。⁵其實，宣教士訓練這類重要的科目，始終不可缺少，因此有宣教學 (missiology) 的誕生。宣教學（又稱為跨越文化研究科目）是跨科制，研究在不同文化下的福音工作，神學生需要學習整合 (integration) 不同科目。可惜不少華人對宣教學一知半解，誤以為這訓練是基本理論或學術性的科目，很快就排除其優點和貢獻。

其實，我們需要有理論架構 (theoretical framework) 作分析與反思，能深度的解釋宣教工作和宣教工場所面對的群眾、不同文化與世界觀、宗教信仰、傳意方式、學習方式與教導模式、領導方式等，同時必須理論與實踐並重，這有助深入了解、研究和分析宣教實況，否則，宣教工作會受到很多限制，或受不成熟的策略所影響。

宣教訓練可以採納不同的訓練方式，不同科目與教會和差會有互相的關係和合作。雖然神學院與教會、差會與宣教士互相提供不同宣教訓練形式和機會，但他們的合作和連繫，可強化宣教士的裝備。

(一) 活力差傳基點

差傳的神在聖經啟示了祂的宣教心意，又將宣教使命託付教會，若神學院不注重差傳課程，神學教育就不能培訓有差傳觀念的牧者來牧養教會。這些牧者很容易忽略了差傳和教會的關係。他們以為差傳只關乎差會和宣教士，這想法對差傳帶來極之負面的影響，教會與會友也再難有宣教異象或動力。

⁵ Barbara Burns and Izes C Balbino Silva, "Missionary Training Centr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Internationalising Missionary Training*, ed. William Taylor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91), 257-58; Ken Gnanakan, "The Training of Missiologists for Asian Context," *Missionary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ed. J. D. Woodberry et al, (Maryknoll, NY: Orbis, 1996), 117.

因宣教士本是教會的會友，如教會不著重差傳、不清楚教會的宣教使命，他便很難得到教會的了解和支持，也不易回應神的呼召和帶領去投身宣教工作。差傳課程的目的是要培育有使命感的牧者和教會領袖，以致有差傳感動的教會願意承擔其差傳責任，推動差傳及差派宣教士回應耶穌的呼籲，就是莊稼多，需要差派工人到福音未得之群體中傳福音。使徒保羅也在這方面提醒教會和信徒其宣教責任（羅十14～15）。

另外，若神學院教師缺乏差傳觀念或訓練，這也影響神學生缺乏對差傳的認識，及未能了解神的宣教心意。華人神學院仿效西方神學院走向專門化，令各部門難有機會或動力溝通和合作，以致未能幫助神學生整合各部的訓練課程。

今天很少華人差會的主管或同工修讀宣教學，或許他們認為一般傳統神學訓練已足夠。面對不斷轉變的社會和世界，差會同工需要了解宣教工場對宣教士的要求，甚至對宣教模式與策略的變動。宣教學訓練也要幫助差會同工更深入了解和分析宣教士和工場的情況，以便能與宣教士互相配搭及加強應變能力。例如十多年前，有些宣教士必須以帶職宣教的身分，進入不開放但有很多福音未得之民的地方。不過，很多華人教會和差會都不接納這創啟宣教模式，因這與傳統專職宣教模式很不同，他們認為宣教士以商人身分，就是走向世俗化，不符合聖經的教導。他們不了解聖經也有創啟宣教模式（如但以理、保羅、亞居拉和百基拉）。近幾年，透過舉辦宣教研討會、講座、教導和帶職宣教士的分享，華人教會和差會的態度才漸漸改變，開始接受此重要的創啟宣教模式。

曾經有一位資深宣教士在工場與其他國籍的宣教士一起同工，他們發現宣教策略多年在某一階段停滯不前，大家都不知道有甚麼出路。當時，這位宣教士決定把握機會，在述職期間向差會申請進修宣教學，是次進修讓他得到很多啟發，更有機會深入研究、分析和反思工場情況，故當他完成課程時，便滿有信心回到宣教工場，再發展宣教工作。無論

在職或準宣教士，若有機會修讀宣教學，更能加強宣教工作的果效。差會也需要提供進修計劃，幫助宣教士有更好的事奉，甚至在進修期間反省自己的心理和宣教方向。

在神學院修讀三至五年課程，都不能完成所有神學、聖經、宣教學、教牧學、基督教教育、聖樂等的課程。筆者深刻記得一位教授曾指出教學的祕訣，避免單用餵養方式教學，否則學員便會依賴教師，教師要幫助學生掌握課程基本的學習技巧，他們便懂得自修和餵養自己。她提出一個例子，當某些群體需要糧食，最初除了提供糧食給他們外，更要教導他們怎樣耕種，當教師要離開的時候，他們也能繼續供養自己，甚至有能力協助其他群體。神學訓練與宣教學訓練也是如此，教導神學生建立良好的基礎，在生命的塑造 (being)，知識的操練 (knowing) 及行動的實踐 (doing) 有平衡的學習，在事奉時期也可以繼續自修，以致他們有足夠的屬靈資源栽培自己和其他信徒。

(二) 活力訓練模式

神學院的訓練應平衡及同時進行規模、非規模、及無規模的訓練 (formal, informal and non-formal training)，而社區也應成為課室。從耶穌的訓練模式中，我們可以反思時代的訓練模式。

宣教學者都認為不能缺少生命塑造，生命需先在家庭和教會生活中得到培育和塑造，而傑出的學術成就也絕對不能取代，品格和靈命塑造是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發展成熟。學生需要主動投入神學院的宿舍生活，學習建立良好的社交關係和人際關係技巧。神學院如何幫助神學生培育有紀律的生活呢？青年人都不喜歡任何束縛，因此現代人都不理會規則 (rules are made to be broken)。群體生活需要規則作指引是合理的，否則會產生不少人際關係的問題。若能學習培養有紀律的生活和順服的心態，日後則容易接受教會或差會的規則和指引，並樂意接受問責和對質。雖然神學院會舉辦屬靈操練營，並鼓勵固定的靈修生活，但最終還是要神學生積極及主動去操練其靈命和追求成長。

課堂內外都有機會主動認識自我，例如宣教成長營幫助神學生了解自己的文化背景與成長過程，如何形成今日的自我和文化包袱，當他們接觸其他民族和文化時，便能學習跨越自己的文化包袱去了解和認識異族。除了課堂的學習或學術的研究，更要願意讓神磨練自己以致成長，這樣在知識操練上就能產生忍耐和盼望，並能正面處理困難和人生所面對的問題。生命的塑造(being)非常重要，包括自我或向內(intrapersonal or inward)、與神(upward)、人際或向外(interpersonal or outward)，及向群眾內(intragroup)和群體之間(intergroup)的關係與技巧的成長。

靈命塑造的具體見證就是結出屬靈的果子。塑造敏銳的心靈，能辨別是非，就是認識與發揮自己的屬靈恩賜的其中重要一環，同時也要學習和求神賜辨別諸靈的恩賜。因宣教工作常面對屬靈爭戰及靈界事物，宣教士要隨時準備，才能活出得勝的生活和幫助受捆綁的人，在主內得到釋放，並建立真理的基礎。

神學教育培訓神學生要了解宣教工場、社會、教會和歷代的情況，神學訓練與宣教學訓練則著重應用與實踐，為要把課堂和有關的研究與學習延伸到教會、社區和世界，幫助神學生不抽離人生實際的境況。因此，宣教學科目均要求學生到社區作實地考察和研究，學習與異民族異文化的人相交，操練傳意的技巧和社交的能力。知識的操練不應該停留在理論或學術層面，還要有行動實踐才能真正建立自己及他人，加強事奉的效率。

我們不能缺少行動的實踐，也不能假設從知識的操練中，神學生就能完全實踐在跨越文化或次文化所學到的功課。一般華人，如香港華人，比較傾向單元文化(mono-cultural)。香港為一個國際化都會，多年來已經有很多外籍人士在此地經商或移民到此，如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尼泊爾人、菲律賓人、泰國人、印尼人、英國人等。華人除非因工作緣故，才有機會接觸異民族異文化的人，否則只局限在華人的圈子裡。宣教學訓練要讓神學生跨越心理文化界線，在離開熟悉的環境進行

最少四至八週的跨文化實習，經歷甚麼是文化衝擊，處理此問題與困難，學習適應與異文化的民族相交，包括嘗試學習另一語言，及怎樣培訓有效的傳意方式。同時有機會和其他宣教士接觸，明白他們的苦與樂、團隊的精神與困難、工作策略的優勝劣敗、宣教委身和堅持到底的精神。

神學院可以提供多方面行動實踐的機會，如參與宣教團契活動，擴闊視野、認識和接觸跨文化宣教的情況，及了解不同宣教模式工作的宣教士（帶職或專職宣教）；宣教團契職員透過互相合作，又能學習隊工精神，推動宣教活動；宣教週可給全體神學生加強對差傳的認識與關懷，了解他們在差傳工作的角色與責任；神學院與差會安排短期宣教實習機會給神學生，讓他們在宣教士身上學習差傳的真實面貌，而有宣教心志的神學生更可從實習訓練 (practical training) 中，得到實際的宣教體驗和跨文化生活與工作經驗。同時，也能確定神引領他們前面的方向，是否適合作前線宣教士或後方差傳推動者 (mobilizer)，或作同文化、近文化或跨文化宣教工作，專職、帶職或創啟宣教工作等。

三、結語

神學院要提供宣教訓練與裝備，教會、差會和宣教士則要好好建立關係及互相合作，特別要衝破差傳鐵三角的限制，建立四柱關係；要建立四柱關係，先要互相尊重、了解及溝通。因此筆者會尋找機會與教會、差會和宣教士相交，合辦講座、研討會和聚會，邀請合適的講員來神學院在早會、宣教團契或宣教週聚會中分享，或協助講學，甚至參與差會的董事工作，和親身帶領同學到宣教工場作短宣 / 跨越文化實習，盡量配合宣教實況與教學。另外，神學院在宣教學層面作研究（無論是理論或學術的層面），及了解宣教工場的情況與群體的需要，為在職宣教士提供進修的機會與相關的訓練課程。

有學者提出宣教工作面對局勢與社會轉變，本身也要適時作出應變。因此，神學院和教師不只停留在某階段的訓練模式，卻要走到宣教

工場的前線，同時也透過參與國際宣教會議，不斷學習，以致能有活力的訓練和裝備差傳的夥伴，以及前線的宣教士。

神學院的訓練不應該只局限校園，也包括校友網絡，同心擴展差傳與宣教的工作，因此建道神學院的跨越文化研究／宣教學系，也成立了建道宣教學會，舉辦宣教日營及季會，期望一起走向前線，推動差傳與宣教工作。

參考書目

- Adiwardana, Margaretha. "Formal and Non-Formal Pre-Field Training." In *Too Valuable to Lose: Exploring the Causes and Cures of Missionary Attrition*, ed. William D. Taylor, 207-15.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1997.
- Burns, Barbara, and Izes C Balbino Silva. "Missionary Training Centr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Internationalising Missionary Training*, ed. William D. Taylor, 251-64.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91.
- Ferris, Robert W. *A Manual for Programme Developers*.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1995.
- Gnanakan, Ken R. "The Training of Missiologists for Asian Context." In *Missiological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ed. J. D. Woodberry, C. Van Engen, and E. J. Elliston, 112-19. Maryknoll, NY: Orbis, 1996.
- Glasser, Arthur F. *Announcing the Kingdom: The Story of God's Mission in the Bible*.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03.
- Taylor, William D., ed. *Global Missiology for the 21st Century*. Grand Rapids, MI: Baker, 2000.
- _____. *Internationalising Missionary Training*.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91.
- _____. *Too Valuable to Lose: Exploring the Causes and Cures of Missionary Attrition*.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1997.
- Woodberry, J. D., C. Van Engen, and E. J. Elliston, eds. *Missiological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Maryknoll, NY: Orbis, 1996.
- 布勞 · 約翰 (Johannes Blauw)。賴英澤譯：《教會的宣教使命》。台北：東南亞神學協會，1964。
- 鄭果。〈再談差傳鐵四角〉。《大使命》第37期(2002年4月)，頁31～32。
- 曾景雯。〈差傳四柱關係〉。《建道通訊》第127期(2002年4月)，頁10。
- 唐榮敏。〈立體差傳鐵三角——教會、宣教士、差會、神學院〉。《使命教會》第3期(2003年1月)，頁1～3。
- 熊黃惠玲編。《迎向21世紀的華人差傳事工》。香港：香港差傳事工聯會，1996。